



古方略自序



兵有奇正乎曰無奇正治國用  
兵道一而已老氏言正治國奇  
用兵何與易曰師以衆正則是  
用兵治國皆正也軍志曰無不

正無不奇奇正相生世顧析之  
曰先正後奇以正合以奇勝前  
向爲正後卻爲奇受於君爲正  
將所自出爲奇何紛以雜與宋  
蘇轍泥奇正專言布陣陳亮言

奇兵效捷正兵效迂夫兵何奇  
之有用其正而變化生故奇出  
于虛入于虛成安君稱義兵不  
用奇楚與淮南黥布戰徐僮間  
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二者皆

譏雖然彼曲逆至今稱六奇豈

非惑哉

### 新安余懋衡書

### 奇序畢

古方略奇卷之一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燕將歸趙王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  
 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  
 養卒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廝音斯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  
 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

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或○曰○理○諭○勢○禁○燕○墮○趙○術○中○廝○養○卒○亦○儀○秦○流○亞○惜○當○日○逸○其○姓○氏○

韓信拔幟破趙

韓信張耳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

陘音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信耳乘勝

遠鬪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

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

間道絕其輜重釋名云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

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弗聽信間視知

之大喜乃遂引兵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

息夜半傳發傳令軍中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草山草音蔽師古曰蔽隱于山而望趙軍戒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

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

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

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也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耳佯棄

鼓旗走走去聲疾趨也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逐信耳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奇兵

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失信等欲

歸壁壁已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

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于是漢兵夾擊

大破趙軍斬陳餘泚水上禽趙王歇

或曰多方誤敵此信之所長也間道拔幟與木罌

渡軍大同小異出背水陣奇甚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光武時王霸報合冰事

世咸危之。以爲兵至而河不凍。是蹶之死也。不知  
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報時。軍去河尚遠。一  
聞無冰。則四解而散。是不戰而敗也。兵至而河不  
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爲戰。反而死敵。是不謀而勝  
也。此淮陰背水法耳。然則冰合者何。天也。霸不知  
也。愚謂霸之詭言冰合者。欲定衆志。使不驚潰。蹈  
藉耳。使敵知溇沱可渡。無疾追我。我得徐自規畫  
耳。持危定變之術。不得不如是。如謂使自爲戰。衆  
方且疑且懼。及見河水流澌。如前候吏所云。必共

憾。霸紿已。必驚亂不自定。則衆氣先奪。幸而王郎  
不追。追而與之角。未有能勝者也。蓋信之出背水  
陣。以拔幟者。能奪趙心膽。又信耳。皆入水上軍。軍  
皆有恃無恐。以故勝。若霸者。特一時詭言耳。何以  
激士氣。扞敵難哉。要之。霸非徼倖萬一者。假令河  
冰不合。或別有方略。以拒王郎。必謂其用背水法。  
此好奇之言。非霸之初意也。○隋高智慧據江南  
叛。王素討之。賊據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  
渡。鼓譟而進。來護見。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

其營因縱火。煙焰蔽天。賊頽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又本朝嘉靖中。都指揮同知沈希儀討岑猛。將兵當工堯。糧盡。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賊大囂。遂入賊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按護兒。希儀皆本淮陰破趙之策。故能取勝如此。

### 周亞夫破吳楚

漢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鼂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事未發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

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帝乃召盎。盎入。帝方與錯調兵食。計發兵食。帝問

盎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遠。適讀曰詭。諸侯削奪之地。以



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

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帝

默然良久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劾奏錯

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錯

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

不知帝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帝

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

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較尉上書言軍事見帝帝問

曰道軍所來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

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

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復言矣錯患諸侯

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盎至吳

吳欲劫使將盎不肯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

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

可制也帝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

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

此論亦未確

非法 錯父言果驗

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

道路從吳軍所來也

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殺澠阨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

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

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洛陽有武庫在未央宮擊鳴鼓諸侯聞之

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

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

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

軍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梁地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

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懇亞夫於帝帝使告亞夫救梁

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韓王信之子顏當自匈奴

來歸封弓高侯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

其饗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亞夫

軍會下邑下邑縣屬梁國欲戰亞夫堅壁不戰吳絕糧卒饑

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陬隅也亞夫使

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

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

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戊元王自殺

古方略 奇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芑山氏曰。田祿伯諸人。不當爲吳畫策。以吳反漢。非法也。本朝張溥云。取梁據洛。吳之長策。舍此求濟。進退無據。溥有祿伯桓將周丘不能任。愚謂凡爲是言者。皆誨盜教貳者也。論吳楚者。不當較其謀之得失。當先論其事之邪正。○條侯以六乘傳會兵滎陽。可謂速矣。至昌邑。獨堅卧不戰。何也。蓋吳楚西上。大將不疾馳而前。令其度大梁而迫洛下。則敵據要地以拒王師。主客之形易矣。吳楚剽急。利在速戰。至而卽與爭。則以勞乘逸。勝負之機。

又未有所定。惟疾馳以拒其進。而堅壁以老其師。使吳進不得一戰。退不可再合。食盡力絀。未有不破滅者也。彼諸葛之智。司馬懿嘗以是術困之。至于輿尸。况七國烏合之衆哉。○從趙涉之策。卒破七國。見亞夫雖能將兵。尤善用言。然其後以景帝賜食不置筋。輒心不平。帝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及亞夫子買甲楯爲父塋器。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死。不學無術。惜哉。要之。帝亦少恩矣。

李廣拒胡兵

景帝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

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

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疑故怯為

以待廣百騎大恐、欲弛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

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

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

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即有

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

奇 卷之一 九 忠貞堂

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護監視也。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于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芑山氏曰。忽使之驚。忽使之去。皆疑敵之法。然廣所自恃者善射耳。上馬射殺虜將。令虜破膽。豈徼倖虜不追擊哉。

### 耿純燒廬舍

漢劉秀渡河至邯鄲。耿純即謁見秀。

先是李軼承制拜純為騎都尉。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秀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秀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育縣名。攷兩漢志無育縣。蓋貫字之。

誤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

純居前降宋子。

宋子縣名。舊鉅鹿郡。

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

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廼使訢宿歸燒

其廬舍。秀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  
府藏之蓄。重賞其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  
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  
命。老弱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  
室。絕其反顧之望。秀歎息。及至鄆。秀止傳舍。鄆大姓  
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暉。純覺。將兵逆與暉戰。  
破斬之。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  
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縣名秀引兵將擊之。純軍  
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

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  
三矢。使啣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  
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秀。秀明旦與諸將俱至  
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秀  
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鄉宗  
族不可悉居軍中。廼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令  
將親屬居焉。

芑山氏曰。燒宗人廬舍。絕其反顧。此處卽寓兵法。

岑彭等破蜀

光武帝自將征公孫述。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資中縣屬犍為郡

又遣將侯

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

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

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

古○今○破○蜀○皆○繇○間○道

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

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

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臧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官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

左步右騎。挾船而引。

引進也。

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

其○不○意

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官因縱擊。大破之。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

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芑山氏曰。臧官于地能存。其志可矜。與它矯制異。宜與汲黯王望例觀。

卓菴氏曰。會謁者將兵詣岑彭。可謂天幸。使無此七百匹。官雖善戰。何以破賊哉。謂古人事事以人力勝者非也。



秦王世民圍高墪

薛仁杲之為太子也

秦王舉卒子仁杲立皆盜賊竊據土宇者

與諸將多

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繇是浸弱秦

王世民至高墪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

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

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待之彼驕我奮

賊以驕敗

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

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行軍總管梁實

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實守險不

出羅喉攻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

遲明使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之南。羅喉併兵擊

之。王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

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

擊，羅喉軍潰。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

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觀

之。」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

陳于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韜等數人

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

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出降，得其精兵

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

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

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騎將悍卒，吾特出其

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

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高墟虛弱。仁杲破

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

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喉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

獵，無所疑間。賊皆願效死。

芑山氏曰。或閉壘待敵。或帥騎陷陳。進退緩急。皆適機宜。秦王頗諳兵法。

秦王決堰擊黑闥

唐武德五年。秦王世民與劉黑闥

稱王改元都洛州實建德時文武悉

復本位自稱漢東王

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

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

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

道宗帝乘之得出

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

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

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乘勝蹂其

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不能

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大潰。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犇突厥。六年黑闥降唐。唐斬之。

或曰守吏決堰。用淮陰囊沙故智。

卓菴氏曰。決堰大遲。使黑闥先遁。此效囊沙之智。而不得其精者。古法雖奇。亦須後人善用之耳。

### 李光弼計取賊馬

唐肅宗乾元二年。祿山賊將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于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于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焚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鐵拒戰船于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

有備

沒賊不勝而去。

芑山氏曰。狂馬慕牝。一時渡河。思明猝不能制。阻河水耳。

卓菴氏曰。貯竿抵舟。可謂蚤見。然光弼所以爲此者。非爲誘馬計也。特因而用之耳。軍中不可無備如此。

李光弼計降李日越

唐肅宗乾元二年。賊將史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于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

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或曰：光弼出所短而得所長。

張齊賢禦契丹

宋太宗雍熙三年，契丹薄代州城，副都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

此思明不能料光弼處

知彼

奇○捷○似○淮○陰○

○恐○漏○

○二○百○人○不○滅○并○之○全○軍○抄○

○在○用○虛○

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  
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  
里○獲○器○械○無○筭○

或曰南北構兵邊鄙騷動宋將敗績屢矣齊賢獨  
以微弱之兵抗方張之虜可謂帷幄決勝而太宗  
當日任用得人亦于此可見矣

芑山氏曰齊賢之列幟虞詡之增竈也其隨機應  
變因敵制勝非深通兵略不能或謂齊賢書生狙  
豆嘗聞軍旅未學此言迂甚

### 尹繼倫擊契丹

宋太宗端拱二年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  
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  
帥精騎數萬邀諸途驕北百都巡簡使尹繼倫遣領兵  
傲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  
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  
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  
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  
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

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  
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  
二人不謀而合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  
驚潰。休哥方食失筋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  
餘衆引去。契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  
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芑山氏曰。徐河之潰。休哥箴視繼倫故至此。使休  
哥深計遠謀。縛制繼倫可也。不則慮彼躡我。伏兵  
待之。繼倫如我何哉。古今兵皆敗于驕。方休哥遇

繼倫。不顧而南。敗機伏矣。

惟適氏曰。繼倫非不知寡難敵衆。然機有可乘者。  
出虜所不意耳。前後合勢以擊契丹。契丹氣奪。未  
有不驚潰者。此正繼倫料敵之奇。或謂繼倫倖勝  
非也。

孫 余 垣  
余 維 樞 較 正



古方略奇卷之一終

古方略奇卷之一終

古方略奇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韓世忠邀擊兀朮

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繇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

古方略奇 卷之二

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觀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木之婿龍虎大王。兀木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木循南岸。世忠循北岸。

害事

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木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木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攻擊。兀木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木奔竄。飛奏建康爲要害之處。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帝嘉納之。兀木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董大一引兵來援。兀木乃復引還。欲北渡。

此人何爲助虜

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大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鈎，授徒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

、虜畫策何也

此人亦為

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

芑山氏曰：自世忠江上一捷，兀朮不敢窺江。繇此

而觀。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者。世忠力也。何  
可以一時敗績而遽少之。况黃天蕩虜技已窮。非  
閩人獻策。大破海舟。兀朮豈能飛渡出江哉。  
卓菴氏曰。登廟觀敵。虜在目中。使蘇德能用命。俟  
岸兵入而後出。則兀朮授首矣。又奚至相持黃天  
蕩。而卒爲所襲哉。江中之捷。世忠蓋有功無罪者  
也。

### 韓世忠敗劉忠

宋高宗紹興二年。韓世忠大敗劉忠。

盜忠初聚兵於蘄  
于東京

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  
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  
能測。一夕。與蘇格行○陰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  
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用○伏夜伏精  
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  
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芑山氏曰。奪樓植旗。與韓信拔趙幟同。然聯騎穿營。繇劉忠守柵不堅耳。度世忠必他有所恃。非冒險弗顧者也。

岳飛連復六郡

宋高宗紹興四年。以岳飛兼荆南置使。時楊大

大又各么

楚人謂年少者爲么大僭號大聖天王

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

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大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先是飛至郢。僞齊

劉將京超

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天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王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襲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

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芑山氏曰。步卒擊騎。騎兵擊步。以我長擊敵短。敵未有不敗者。觀王貴張憲牛臯諸人。竭死力爲飛用。益見飛平日訓練激厲。非它將所及。營田因地

利而足軍資。尤近日當事宜講求者也。

### 岳飛平湖湘

宋高宗紹興五年。岳飛大破楊大於洞庭。初飛奉命討大。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願用

暫用撫

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

威望足以悔賊如此

令如山。若與之戰。必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

惟飛誠信故賊亦不疑

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議大夫。單騎按其部。謂佐

利誘

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

以賊攻賊

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

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

何疑之有益誤

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

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

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無功飛鞭士安使

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

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

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

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

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

大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

○使以○玩○寇○責○飛○則○飛○掣○肘○矣○

○示○信○于○賊○使○

○竭○死○力○為○我○用

用○罰○

浚見不及飛遠甚

先是王瓌討楊

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  
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

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

援欽武議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

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

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大負固不服方浮

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



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大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大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

芑山氏曰。設巨筏礙賊舟輪。蓋用薛弼計也。是時

弼爲湖南運判。聞飛造舟拒楊大樓船。謂飛曰。若是則未可。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不可鬪。今大旱湖水落。洪設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長坐廢。以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繇此而觀。凡敵有長技。宜避不空鬪者。須陰制以術。使雖長而無可恃。弼計足補飛所未及。善兵者可以類推。

惟適氏曰。先是飛破李成。以步卒擊其騎兵。以騎兵擊其步卒。今又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制勝。皆能

成功。此飛所謂運用存乎心者也。

韓世忠圍淮揚

宋高宗紹興五年。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揚。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揚。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劉豫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

俊可謂不忠

皆

世○忠○以○威○望○折○虜

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揚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芑山氏曰。致敵以脫險。奇甚。使當日俊奮兵速援。併力破虜。世忠必不空還。此蓋俊之罪也。

劉錡敗兀朮于順昌

宋高宗紹興十年。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

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請以精銳遮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埃。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

間探空慎

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畫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葦蔽垣爲陳。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

用○虛○

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辯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詔音叫。周禮大祭祀夜嘽。旦以詔百官。又大壘謂之詔。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

亂。百人者聞吹詔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趨騎急行。

帥十萬衆來援。錡向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

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

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

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

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

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

此見錡明斷處

此言害成

用間

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  
為○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  
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

果○遇○敵○被○執○兀○木○問○之○對○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

思人

誘虜使來

耳○卽○置○鴉○車○砲○具○不○用○明○日○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

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鎡○懼○

此與機合

惑○軍○心○立○焚○之○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

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鎡○遣○耿○訓○以○書○約○戰○

兀○木○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大○

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

又激怒兀木

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鎡○

果○為○五○浮○橋○於○穎○河○上○且○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

此非上策

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

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鎡○曰○擊○韓○雖○退○

兀○木○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木○兀○木○一○動○則○餘○

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人○馬○

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鎡○士○氣○閑○暇○軍○皆○番○

以逸待勞

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

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

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  
喊。止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  
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  
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  
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  
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  
人爲伍。貫以葦索。每進一步。則用拒馬擁之。進一步  
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  
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葦索。三人

將得其人。虜雖長技。亦無所施。

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

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

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

聲不絕。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

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朮平日所恃

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

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

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

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

復而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岳  
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  
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  
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  
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  
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  
安人心。然後不嘗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  
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寶  
不乘時恢復可嘆  
牛皐敗金人於京西。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誤

芑山氏曰。錡兵智錯綜。指揮如意。鑿舟以厲衆。開  
門以疑敵。斫營則吹鼙聲。接戰則令勿喊。皆變幻  
莫測。而一以整暇出之。此其所以爲奇耳。然非城  
中有米數萬斛。足爲守禦之藉。錡安能坐摧兀木  
哉。論者謂規蓄積素裕。功亦不可沒云。

卓菴氏曰。按錡自順昌之捷。張浚。楊沂中皆嫉之。  
紹興十一年。浚等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  
援。劉錡不力戰。秦檜信以爲然。遂罷錡兵。命錡知



荆南府愚嘗嘆南渡以來。主德昏于上。諸將相齟齬于其間。如中流一舟。莫知所屆。不覆溺不已。非金亡宋。宋自亡耳。故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國不搖。惜哉。宋君臣之終不悟也。

岳飛擊兀朮于郾城

宋高宗紹興十年。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當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

劉錡所敗

拐子馬嘗爲

奇

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尸焚之，得箭簇二奇。飛痛惜甚。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飛又使梁

典會大行忠義及兩淮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知大體

或曰：或四十騎，或三百騎，或八百騎，或五百騎，皆以少勝多，非武穆父子不能。

芑山氏曰：飛戒其子曰：不勝先斬汝。或謂法行自近。此岳家軍律。思意飛當時蓋逆料雲之能勝敵。

故爲是言。使將士知不勝者斬。各奮躍爭先耳。豈輕置其子死地以啗虜哉。

### 魏勝復海州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遷都于汴。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籍諸路民爲兵。勝

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

不○忘○朝○廷○自○是○義○舉

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

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下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鎧甲數萬金

○規○模○自○大○

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百二十里新橋

○非○伏○不○可○

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

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芑山氏曰。魏勝匹夫倡義。一呼而景從者數千人。心之歸宋如此。嗣是高平人王友直。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州縣。進攻大名。一鼓而

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人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爲忠義都統制。聞者義之。然先是精忠如武穆。捐軀滅虜。恢復直指顧間。卒爲賊檜所殺。至是時。金人將入寇。徒借援于匹夫勤王之師。以苟安旦夕。雖忠義尚在人心。亦惡足恃哉。魏勝起兵。人皆響應。全在宣布德意。不殺一人。所謂義聲先路也。此後勢如破竹。

劉錡扼金師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寇。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輜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沉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連河岸以扼之。

芑山氏曰。鑿舟須出敵不意。敵少覺。則無濟矣。至防鑿之術。全在警備周慎。使鑿者技無所施。或言舟用夾底。庶可無虞。愚意善鑿者。一底穿。夾底亦

穿恐終不可恃。槩謂之無虞。非也。

惟適氏曰。欲鑿敵舟。先覓泗人。則因變出奇。皆獲勝筭。又非獨沉敵舟而已。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鎖。急引輕舫拏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鏐遣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司馬福方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速舉網。福因得過。

入城。繇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合二者觀之。或扼敵使不得進退。或給敵使已得入城。皆非潛行不可。要之驟募泗人。與臨渴掘井何異。惟平日撫養練試。如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嘗用黃金沉江。使探得者輒與之。諸軍水藝益精。能潛行水底數里。一旦有急。自樂爲吾用。此又兵家空豫計者也。

畢再遇給敵

宋寧宗開禧二年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

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嘗以水櫃取勝

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

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

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

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

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

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

○反○攻○故○勝

此亦古法

得馬



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  
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  
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  
矣。

芑山氏曰。兵詭道也。再遇三事。皆以詭勝。未可語  
權變。本朝陳仁錫云。可爲權變師。擬非其倫。

余垣

孫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奇卷之二終

書